卡特自傳

卡特著・呂理甡譯

四季出版公司

卡特自傳

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有版權
勿翻印

卡特自傳

四季選輯⑥

著　　者：卡特
譯　　者：呂理姓
發 行 人：李恕軒
出 版 者：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三三三巷一四號二樓
電　　話：三九二九一三四
郵政劃撥：一〇五六二六
印 刷 廠：現大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大理街五六號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廿二日
再　　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三一九號

特價40元（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目錄

爲什麼不盡全力……三
第一章　兩個問題……五
第二章　農場……九
第三章　亞契里……三五
第四章　獻身軍旅……四五
第五章　爲什麼不盡全力……六三
第六章　再次回鄉……七一
第七章　初入政壇……九一
第八章　到參議會……一〇五
第九章　競選州長……一一五
第十章　州長……一二七

第十一章　由零開始……一三五
第十二章　政府和戶外……一四三
第十三章　我們的國際鄰居……一五一
第十四章　你面前的人……一五九
第十五章　競選總統的計劃……一七一
第十六章　再談那兩個問題……一八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為什麼不盡全力？

——按卡特撰本自傳之原名即：為什麼不盡全力

我申請參加核子潛艇計劃的工作，因此雷克佛將軍找我面談。這是我第一次晉見雷克佛將軍，我們兩人在一個大房間裡對坐了兩個多小時，他讓我挑選我願意談的任何一個題目。

我小心翼翼地選了一些當時我了解的話題——時事，船舶駕駛術、音樂、文學、海軍戰術、電子學、槍砲術等等。隨後他開始提出一連串問題，一個比一個困難。每次對答他都很快證明我對自己選擇的題目認識相當少。

他總是筆直盯住我的眼睛，臉上毫無笑容，我渾身冷汗淋漓。

最後，他問我一個問題，我認為可以藉此補救了。他說：「你在海軍官校成績怎麼樣？」由於我在進入安那波里斯海軍官校當新生前，已在喬治亞理工

學院唸完二年級，所以我的功課非常好。當下我便挺起胸膛神氣地回答：「報告長官，全班八百二十人中，我是第五十九名！」然後坐回去，等待稱讚。結果他不但沒有嘉許，反而提出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盡全力？」

起先我想說：「報告長官，我盡了全力。」但我記得這位將軍是什麼人，並且想起在海軍官校時，有很多次我本可以將我們的盟國、我們的敵人、武器、戰略……等等學得更多才對的。而我只是個普通人。於是，我把話嚥回去，改口說：「報告長官，沒有，我一直沒有盡全力。」

他看了我很久，接著轉開椅子，結束這次面談。他向我提出最後一個問題，我一直沒有忘懷——也一直無法回答。他說：「為什麼不盡全力？」我呆坐在那裡，渾身顫抖，然後慢慢離開房間。

第一章 兩個問題

當我們慶祝我國立國兩百週年紀念之際，反問自己兩個基本問題是很恰當的：

我們的政府能夠誠實、莊重、開放、公正、且富同情心嗎？

我們的政府能夠稱職嗎？

事實上，千百萬的美國公民一直在問這兩個問題，而且懷疑這兩個問題是否能肯定的答覆。

高棉和越南淪亡的悲劇；水門案的醜惡、難堪和羞辱；我國經濟困局引起的疑慮和混亂，這些事情已經使我國人民產生史無前例的懷疑和自省。

目前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確實代表美國人民的面貌，或者我們應有的面貌嗎？答案非常明顯，「不是！」

我們在華盛頓的政府能確實代表美國人民的面貌，或者我們應有的面貌嗎？這個問題的

答案，可在本書找到。

這是一本自傳體的書，作者是仍然積極參與政治的一個人，但本書不是政治自傳。寫作本書的目的在扼要記述我對本國的意見——根據我親身觀察和體驗的意見。寫作本書也是基於一種信念，認爲這些個人經驗跟我國高級領導階層的價值觀念有關係，而這是多半美國人希望知道的。

在我們的自由社會內，我們每人都有發展廣泛能力、個性、責任和興趣的機會。我是個南方人，更是個美國人；我還是農民、工程師，既爲人父，也爲人夫；我也是政界人士，還擔任過州長；此外，我是基督徒、策劃人員、商人、核子物理學家、海軍軍官、獨木舟划手。我還嗜愛鮑比·狄倫的歌曲和狄倫·湯瑪斯的詩歌。

正如哲學家齊克果說的：「每個人都是例外。」我們美國人以擁有這種個體差異爲榮，然而，我們依舊有共同的夢想。越南悲劇、水門醜聞、經濟衰退都不能改變此事。

我們共有的美夢有些即使不容易實現，總還容易述說。這些夢想包括許多信念，如：美國人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應立下勇氣、同情、光榮和獻身基本人權、自由的榜樣，政府應由我們的公民控制，不被其他方式掌握。

有些夢想則較微妙，難以用語言文字形容。

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國仍然保有天賦的偉大。我們天賦的經濟力量，我們的自然資源和我們的人力資源，絕不比兩年前、二十年前或兩百年前少。

適當開發這個力量、勇氣和能力的資源是我們全體共同的責任，當我們考慮到我國立國已經兩百年時，這個責任更是重大。

一九七四年九月五日，我們開國初期十三州的現任州長在費城會晤。此時距第一次大陸會議開會正好兩百年，我們走過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街道，向左轉，進入一座名叫卡本特會堂的小建築，我們在裏面傾聽同樣的祈禱，還坐在一七七四薩姆耳·亞當斯、約翰·傑伊、約翰·亞當斯、派屈克·亨利、喬治·華盛頓和其他四十五位堅強領袖坐過的椅子上。

美國這些初期領袖意見差異極大，他們激烈爭辯了好幾星期。在參加第二次大陸會議時，他們也避免和其他人士做成膚小、退讓的決議。他們多少受到鼓舞，所以達成了偉大的事業。他們留下的書面文件，構成了我們立國的基礎。

那天在費城，我不知道自己坐的是哪位先哲坐過的椅子，但當端坐在會堂上時，我嚴肅的想到兩百年前他們那個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

他們當時的人民也精神沮喪、失望幻滅、迷惑不解；然而這些先賢却有目標、有信心地苦幹。

我反問自己，他們比我們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有教養嗎？他們的勇氣更大嗎？他們更愛他們的土地嗎？他們對鄰居更關懷、更同情？他們有更虔誠的宗教信仰？還是他們對自己子女的前途比我們還關心？

我認爲不是。

今天我們美國人能够同樣地改正錯誤、克服困難、處理我們自己的事務和以相當的信心面對未來。我深信我們二億一千三百萬美國人願意，甚至渴望恢復我們國家已經失去的東西——如果我們有足以爲人了解的目標、計劃、少量的膽氣和能够振奮人心的領導階層的話。

如果我們要求政府達到眞正優異的標準，我們的政府可以表現出人類共同的最高理想。

際此大家內省和關切的兩百週年，我們一定要要求政府達到這個標準。

雷克佛將軍向我和參加核子潛艇計劃的海軍其他青年軍官提過一個問題，現在正是我們停下來，反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爲什麼不盡全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農場

經濟大恐慌時代，我在農場的生活，不像今天農場的生活，反而更像整整兩千年前的農場生活。

我經常回顧那段日子；社會的演變根據地理、技術和其他很多因素，以奇異的步調進行。我在童年時代所熟知的耕作技術和生活方式，竟在不知不覺間全盤改變，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住在沿亞州沙凡那通往哥倫布的路邊，房子是木頭蓋的，夏天雖很涼爽，冬天却很冷，得靠壁爐和廚房裏燒木柴的土灶生火取暖。我睡的東北角房間，爐火不能抵達，但冬天可用熱磚來暖棉被，以便緩和剛爬上床時那種嚴寒刺骨的痛苦。

連續有數年之久，我們都使用一座設在後院的戶外厠所，並且用手搖式邦浦抽水。後來，我們在後邊陽臺挖了一口淺井，裝了一具抽水邦浦，最後我們終於有了一個風車，家裏用

水才方便得多。浴室裏有一個冷水蓮蓬，一個洗臉盆和一個馬桶；冬天常可發現水管凍結，洗臉盆脫離牆壁，掉到地上。洗澡水一定要用鍋子先燒好。

我們的院子滿是白砂，每年春天，附近砂坑的砂土都會飛過來，把院子的砂子堆得更厚一些。我們用竹掃帚每週清掃院子一兩次，狗啦、鷄啦、鴨啦、鵝啦、珠鷄啦經常呆在院子裏。

我們的三餐常常有炸鷄和鷄肉餅，房子旁邊、樹叉上……等等母鷄可能生蛋的每一個地方都有鷄窩。院子四周沒有柵欄，所以家禽經常在我們房子前的路上爽生，尤其珠鷄更常被路過的車輛輾死。

後院最主要的東西是一大堆胡桃和松樹劈成的木柴，我們用這些柴火生火、煮飯、取暖。胡桃、桑樹、棟樹、玉蘭和無花果樹都長得枝葉繁茂、亭亭如蓋，不但可以乘涼，還能讓我們攀爬在樹上做巢。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此處是個很適合住家的好地方。

那時我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集中在我們自己家人和我們自己的房子裏。

當年我是家裏唯一的男孩，我弟弟比利直到我十三歲時才出生。我父親對於我的生活、習慣影響很大，他的指導很堅定，但也很了解我的心理。回顧往事，農場的工作似乎很原始

、很吃重，但在當時，農場操作就是如此，而且我父親本人工作非常勤快。此外，他也一直是我的好友。

我父親名叫伊爾，他是個能力非常強的農人和商人，後來對公共事務也有很廣泛的興趣。

他身高五呎八吋，體重一百七十五磅，生我那年，他正好年屆而立——三十歲。他是個優秀的運動員，在鎮上一支棒球隊擔任投手。另外還打一手好網球。事實上，我們房子附近就有一座自用的網球場（位於房子和倉庫間）。鄰近的普爾斯鎮還有三座網球場。在我成長的時代，除了高中的棒球和籃球外，網球是我們最重要的運動。我的網球技術不錯，能够擊敗年紀比我大的高中生，但却從來沒有勝過父親。他的切球很邪門，球打到土質鬆軟的球場後，幾乎根本不會跳起來。

父親跟母親不同，他喜歡玩，而且酷好派對。記得有一次他們兩人在家裏舉行派對，招待母親在附近一所醫院的同事。夜已經很深了，但客人仍在大聲談笑，我非常憤怒，於是起床穿衣，帶著毛毯到外面的樹上睡覺。幾個小時後，客人全部散去，父親到院子裏來叫我進去，但我不吭聲，讓父親找了半天。第二天早上，我狠狠挨了一頓鞭子，這是我童年時代挨

過的少數幾次鞭子之一，每次經過我都記得很清楚。

我難得爲父親感到難過，其中有一次是爲了他穿新衣的問題。那時，他到叔父開的雜貨店去，由一位外地來的裁縫師量身做新衣，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平常我們都穿成衣，從沒訂製過衣服，所以我們都熱切地等待父親的新衣服寄來。下一個星期天早上，當我們開始穿衣準備到主日學校和教堂時，衣服來了，父親得意洋洋的打開箱子，我們全家人都進入臥室，圍在壁爐旁邊看父親穿新衣服。

我的天！出毛病了！裁縫師量製的衣服比父親的身材大了兩倍。我記得那時沒有一個人笑。

在我們社區裏面，父親是個天生的領袖，我十三歲那年，農村電化計劃開始施行，他成爲本地電化計劃組織的首任主席。此後，他們開始了解，參與全州和全國政治性事務，對於保障這項大幅改變農村生活方式的計劃十分重要。他擔任本郡教育委員會委員多年，逝世前一年（一九五二年），並當選州議員。

電力來到鄉村，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難以置信的變化。

用手抽水、鋸木頭、生火煮飯、油燈添油……等煩人的負擔，以及隨著夜幕降臨即結束

一天活動的不便，全部戲劇化地改變了。農民開始有地方性的會議，討論生活中的變化，選舉農村電化計劃主席，討論國家立法，決定稅捐結構、與喬治亞電力公司就電力供應問題進行商談，並且決定那些地區該在下次架設電線。

總之，我們家人的見識大大擴展了。

本地有電力供應，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解脫，其中另有緣故。

父親過去總是用手推剪剪頭毛和替我理髮，電來後，電推剪代替了這種手推剪。有一次放假，我計劃到哥倫布探望外祖父、外祖母，我對這次長途旅行非常緊張。爲了準備這次遠行，父親帶我到後院理髮。手剪推著推著，他突然失手，把我頭頂上的頭髮剪了一個大洞。研究了半天之後，他決定把我的頭髮全部理光，因爲理光頭看來頭髮至少還長短一致，不會中間凹下去一個大洞，於是他便這麼辦了。

我非常尷尬，希望躲在家裏等到頭髮長出來才出發。最後父親總算找到一頂帽子讓我戴，我才前往哥倫布，在外祖母家住了一星期。後來母親問外祖母說我乖不乖，外祖母說，我是個好孩子，但舉止怪異，連吃飯、睡覺都戴著帽子，不肯脫下來，這種孩子她以前從來沒碰到過。

童年時，我對分派給我的工作總是很高興地去做，從沒想過要抱怨，理由之一是父親做事近我或是農場裏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辛勞。父親在附近的普蘭斯有一間小辦公室，跟其他農民簽約長期購買花生，然後轉賣給附近的油廠，後來生意愈做愈大，他還賣肥料、種籽和其他日用品給鄰近的農民。

我甚至沒有想過抗拒父親，而父親就算眞的命令過我，這種場合也是很少，他只是說，有件事情需要做，希望我能完成。不過，他這個人很嚴格，只要我犯錯，他就會嚴厲處罰。我從四歲起到十五歲止，共被他鞭打過六次，這些經驗我都銘記心底，永難忘懷。家法是用一條又長、又軟的小桃樹執行。

記憶最清楚的一次鞭罰，是在我四、五歲時發生的。那天，我剛去過主日學校，事前父親習慣性地給我一個一分錢的硬幣，要我在堂上奉獻。回到家後，我脫下外出服，把口袋裏的東西放到衣櫥裏。父親看到其中有二枚硬幣，這才發現我在主日學校不但沒把自己的一枚硬幣放進奉獻盤，反而順手牽羊摸了一個硬幣。沒話說，我挨了一頓鞭子，此後我再也沒有偷過錢。

其他幾次受罰，多半是因爲跟妹妹葛樂禮爭吵而引起。她年紀比我小，但當時却長得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